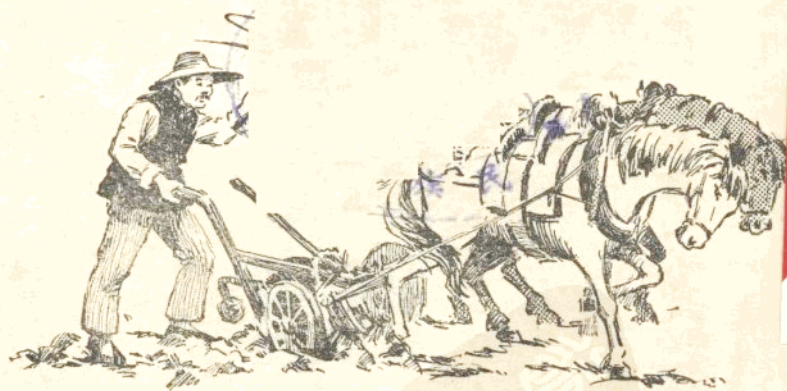


雙鐮犁

王保春 著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10213.

242

(1)

I238.77
6

曲 藝

雙 鐺 犁

王保春 著

三
犁
雙
鐺

T
239.77

曲 藝

双 鐮 犁

王 保 春 著

*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64 号

北京前門區三里河大街10号

電報掛号2887

印刷部三里河大街37号

*

總書号0056(曲字0016)787×1092 $\frac{1}{32}$ 印張 $\frac{9}{16}$ 7,000字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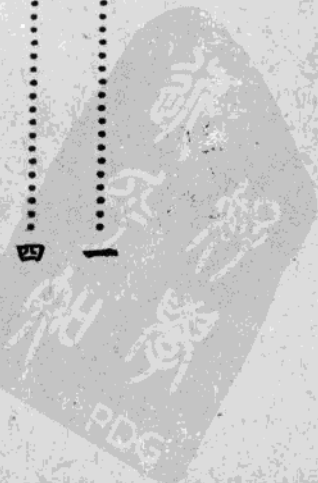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 5,001—16,000册 定價六分

目錄

父女苦麥梁·····

雙鐮犁·····



父女苦麥垛

農業生產合作社裏邊，動人的事蹟一件又一件，今天不把別的事表，父女苦蓆的小曲唱上一番。有一家只有人兩個，爸爸叫老何閨女叫鳳蓮。爺兒倆都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工作積極人人都稱讚。老何在社裏管把羊放，他的外號就叫老羊倌。小鳳蓮是個婦女隊長，一手好莊稼活像個壯兒男。這天晚上社裏開會討論憲法草案，老羊倌在會上又發了言：他言說：以前俺是個窮人漢，共產黨來了我才把身翻，要沒有互助合作組織好，

我家哪會豐衣足食不愁吃穿。如今憲法草案又寫得清，維護咱勞動人民的利益樣樣周全。今天我要向大家說句心裏的話，決心不落後，還要努力再向前！會上的人們齊鼓掌，都說老羊倌像個小青年。小鳳蓮聽到爹爹的話，臉上不笑心裏暗喜歡：老爹年老心不老，這幾句話兒真是不簡單，俺們還是年輕人，當然不能落在後邊。開罷會離了會場，爺兒倆一前一後回家園。進家來各自回屋睡了覺，父女倆各有心事怎能安眠。

朦朦朧朧剛要入睡，
猛聽得一陣大風要變天。
老羊倌想起社裏麥垛還沒蓋，
心想叫女兒一個去苫蓆片，
又一想鳳蓮累了一整日，
該讓她好好休息睡個甜。
老何心痛女兒要自個兒去，
悄悄下地把鞋穿。
鳳蓮聽見爹爹下了炕，
立刻起身把他攔，
說道是：
「爹爹年老要多安睡，
保護麥垛的事交給俺！」
老何聞聽吃了一驚，
急忙擺手擋住鳳蓮：
「風大天黑難行路，
閨女家出門不方便，
你只管安心睡覺吧，
遮蓋麥垛我包辦。」
鳳蓮聽出爹爹口氣硬，

要想再說幾句也難開言，
只好等着他出了門，
一聲不響緊跟在後邊。
這時狂風颶得呼呼響，
大雨降臨就在一瞬間。
老何跑到場邊拿蓆捲，
沒留神讓碌碡絆個面朝天，
鳳蓮模糊看見爹爹倒在地，
輕叫一聲差點露了餛。
老羊倌立刻站起來，
奔到北邊把蓆搬。
鳳蓮看着爹爹已動手，
扭身向南也不怠慢。
爺兒倆一南一北搬蓆忙，
說書的一張嘴難以唱兩邊。
老羊倌個矮眼神又不好，
他一舉起蓆來就讓風吹翻。
三番五次搬不上，
悔恨自己沒帶着小鳳蓮。

她也是一人無法把蓆苦。

年輕人到底是心眼快，

想到爹爹在場北準得爲難。

她回身就把蓆子捲，

慢步走到爹後邊。

只見爹爹舉着蓆子直喘氣，

蹣起脚跟左捂右蓋，顧了這邊顧不了

那邊。

小鳳蓮憋住了勁不敢笑，

想爹爹被憲法草案鼓舞得真叫歡，

鳳蓮想到此處不怠慢，

忙扯住剛被狂風吹起的蓆半片。

月黑風大對面不見人，

爺兒倆摸黑就把蓆苦。

老羊倌年老眼又花，

他哪裏見到對面的小鳳蓮，

他連蓋兩垛覺得真奇怪，

怎麼這垛沒費力氣就蓋個嚴，

莫非是我越蓋越手熟麼？

莫非是有神有鬼來幫咱？

老羊倌蓋了一領又一領，

一氣就把五垛都蓋完。

一聲焦雷轟隆隆響，

老羊倌這才回身奔家園；

銅錢大的雨點往下落，

鳳蓮也緊跟老爹回家轉。

老羊倌完成任務心裏高興，

一進門就想對女兒細說一番。

誰知他點燈細看吃了一驚，

炕上不見心愛的小鳳蓮。

老羊倌愣着正思忖，

只見鳳蓮滿臉笑容已在眼前。

這一來老羊倌如夢初醒，

不問自破解開了疑團。

他面帶笑容指着鳳蓮說開口：

「好丫頭，把我捉弄得好眼藍，

黑地裏幫我苦蓆的就是你呀，

你真是關心社裏財產的好模範！」

鳳蓮說：「爹爹已佔先，

您是帶着鬍子的好青年。」

這時雨聲「嘩嘩」地響，只見社長手提風燈往前趕，爺兒倆知道他去苦麥垛，忙把他叫進屋裏細說一番。

雙 鐮 犁

甲：逗眼

乙：捧眼

乙：噓，大哥，您上哪兒去？

甲：我進趟城。

乙：噢，您是住老丈人家去。

甲：咳，我還沒搞對象，哪兒來的老丈人哪。

乙：噢——對啦，那……您八成是上城裏

瞧病去！

甲：你才上城裏瞧病去哪！你這是醉雷公

胡劈。我是進城給咱們農業生產合作

社買一部雙輪雙鐮犁去。

乙：噢（拉長聲）聽人說過啦，您如今當

社長閒聽麥垛苦好已無事，不由得一陣大笑喜在心間：「父女倆搶救麥垛有功勞，這件事要向大家做宣傳！」

選成東四莊農業社社長。今天是給社裏去買雙輪雙鐮犁去？

甲：對啦！

乙：提起這雙輪雙鐮犁我都知道，俺們社

前幾天也買了一架，一天能耕十二、

三畝地，耕出地來，真可說是又平、

又穩、又深、又鬆，使起來可比舊木

犁強多啦！

甲：噫，要不強還鬧不出這場事來哪！

乙：怎麼啦？

甲：這話還在前一個月，俺們社派我兄弟

上縣農具廠學習操作新式農具。前兩

天我兄弟受訓回來啦，社員們爲了以

實際行動擁護憲法，用耕好秋地來支援解放台灣，就通過兩件大事。

乙：哪兩件大事？

甲：第一件是爲了把秋地耕好，學習和推廣使用新式農具，決定購買一部雙輪雙鐮犁，把全社八百八十八畝八分八厘地，通統深耕五寸五分五厘五……

乙：呵，真細緻啊！這第二件呢？

甲：這第二件也是爲了把秋地耕得更好，在全社五盤舊木犁和一盤雙鐮犁的基礎上，掀起一個轟轟烈烈，大張旗鼓，保證質量，一畝不拉的秋耕地紅旗競賽！

乙：嘿，再不說您「領導有方」呢！

甲：好，這秋耕地最重要，它功能防旱保墒，改良土壤、增進地力、防治病蟲，對於實現增產有着決定性的作用。所以這秋耕地的紅旗競賽是不可不搞，所以我們社是年年必搞。噯，這一說您社今年的秋耕地紅旗競

賽是搞得熱火朝天啦？

甲：熱火倒是熱火，就是不免有些個新舊思想鬥爭的故事。

乙：噢，那您得介紹介紹。

甲：甭介紹，我不說你就明白啦！

乙：那是……那是……咳！（覺醒地）您不說說我怎麼會明白呀？

甲：對啦，我一說你就明白啦！

乙：這還差不離。

甲：你聽我說：俺社有個出名的生產能手，外號叫「老犁張」，這人淨做莊稼活就做了六十來年，你說篩、簸、揚、拿、殺、提漿、下種、岔，可稱得起是門門通來樣樣精……

乙：嘿，這老頭子好本事！

甲：那還不算，另外他還有一手獨一無二，任人難學的拿手好戲。

乙：請問什麼本事？

甲：這還用問，我不說你還是不知道！乙：那可不是。

甲：這一手拿手戲有人給編出四句順口流
來……

乙：但不知哪四句？

甲：這四句是：「老犁張，扶快犁。坐飛機，也難追。犁出地來：深、勻、齊。管保氣死拖拉機。」

乙：嘿，好棒！人比拖拉機，就怕有點兒吹！

甲：吹是有點兒吹，棒可實在棒，哪知，這回可沒幹過我兄弟這個十六、七的孩子。

乙：噢，令弟比「老犁張」還有本事。

甲：我兄弟本來就有本事，可自學會了操作這雙輪雙鐮犁以後麼，就更有本事了。說這話就在前兩天，我兄弟從農業機械廠把雙鐮犁拉到社裏來，你想社員們有不圍着問的嗎？

乙：那是，那是，社員們見了新農具哪有不打聽的。

甲：好，這一打聽不要緊，可打聽出事來

啦！

乙：噢，我知道啦，準是令弟架子大，不給社員們進行講解，於是彼此發生衝突……

甲：咳，不是那麼回事，我兄弟要不講解也出不了問題。

乙：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甲：它是因為「老犁張」一甕見雙鐮犁就氣啦，因為他年歲老，接受新事物就慢。我兄弟一說雙鐮犁一天能耕十二、三畝地，比笨犁快三倍多，耕的還又深、又平。這一下，只見「老犁張」把嘴咧的跟瓢似的，哼着說：「嘿，我倒聽說我『老犁張』耕地遠近有名，還真不知道順哪深山又修鍊一個頂行的。」我兄弟也年幼無知，一腦袋瓜子愣勁，他一聲沒言語，給雙鐮犁上貼了副對子。

乙：唔，令弟是高小畢業生，能寫一氣，可不知道寫的是什麼詞兒。

甲：上聯他寫的是：「以實際行動擁護人民憲法」。

乙：下聯？

甲：是：「用耕好秋地支援解放台灣」。

乙：橫批？

甲：這「老犁張」火兒的就是橫批上的四個字。

乙：哪四個字？

甲：「任人難追」！

乙：好，這存心是拔鎗亮刀要比試比試啊！

甲：你想要不經過鬥爭還找得着真理？於是我就發動一個「混合大比賽」，雙方講好條件，約定在五十畝一塊平川地上，開始友誼競賽。

乙：嘿，這可有個難頭。

甲：到第二天，兩陣對圓，參加競賽的是有五盤木犁對一架雙鐮犁，個個人都磨拳擦掌，準備比賽。只聽我這一聲哨響，各盤犁張馬上開動。只見那

「老犁張」搖動鞭梢，「吧，吧，吧」山響，五盤木犁，一字擺開，先後前進。嚴然像古時戰場一般……

乙：嗨，嗨！全說了，怎不談令弟操作的雙鐮犁呀？

甲：你慢慢聽着，我就一張嘴，比你還着急哪。我哨子一響，只見我兄弟逍遙自在，安然自得，兩隻大眼只顧睜我，好像說：「哥哥，我有把握。」只見他搖動鞭梢，「吧，吧，吧」作響，兩頭騾子一匹馬，如流星趕月一般，開向前去，你瞧左右看熱鬧的人這喊好啊！

乙：嘿，還是新式農具！

甲：咳，別提啦！等我定睛一看哪，可了不得啦！

乙：怎麼？

甲：我兄弟到底是歲數小，沉不住氣，剛才淨顧睜我，忘了搬開放犁啦，倆騾子一馬，光拉着帖轆跑還不快！

乙：噫，這可糟啦！

甲：不要緊，我兄弟還挺有譜。他趕緊策動鞭子，繞了個圈圈又從新插犁，嘿，又只見兩片明亮亮，光華閃閃的大鏢，分動生地，形成兩條互相環結的土帶，再看牲口四蹄奔放，好似踏走平川一般，雖說「老犁張」扶犁老手，可總沒有這半機械化的雙鏢犁快呀！

乙：那是一定。

甲：來回不到壠半地，我兄弟的雙鏢犁，已經開過其餘四盤木犁好遠，眼看追到「老犁張」跟前，只聽「嘯」地一響……

乙：這下可了不得啦，雙鏢犁出了毛病！

甲：哪兒啊，雙鏢犁的鏢片，本是純鋼所做，半路碰上根手指粗的樹根，樹根怎能抵擋得住純鋼鏢片，所以「嘯」地一聲，斷之乎也！

乙：呵，好棒的雙鏢犁！

甲：這一追上「老犁張」不要緊，「老犁張」回頭一看，浩然長嘆，只見他

着急，一生氣，一慫勁，只聽「嘯」地一聲響……

乙：這回可壞了，一定是「老犁張」的鏢片碰上樹根砸壞啦！

甲：咳，全不是，是「老犁張」一看雙鏢犁眼開過前去，自己一想，一世功名一旦休啦，所以一生悶氣，嘯出個響屁來……

乙：嘿，夠多巧。

甲：從打前天「老犁張」紅旗一丟，這一窩火，真也使人怪心痛的。

乙：那倒是，應當解勸解勸。

甲：別提啦。不勸還好，一勸老頭子跟瘋子一樣，連說自己一輩子追不上雙鏢犁啦。嘿，誰想昨天社裏一決定再買一架雙輪雙鏢犁的時候，老頭子又恢復如常了，大夥咋整整納悶一天，可昨夜裏真相大白啦！

乙：這一說，「老犁張」昨夜裏找大夥說去啦！

甲：沒有。是在昨天夜裏，輪到我兄弟看社，夜裏忽聽院內沙沙作響，我兄弟趕緊拿着槍，到當院一看，有個黑影在雙鐮犁旁邊，「咯噠」「咯噠」正板哩！

乙：唔，我明白了。這是「老犁張」沒得着紅旗，懷恨在心，半夜上社裏拆雙犁去啦！

甲：哎，你別給人扣帽子啊！我兄弟一看深更半夜，有人偷動雙鐮，你想他得多急，登時他大喊一聲：「誰？」

乙：我！

甲：噫，可有你什麼事，拿槍又不打你。院裏可沒人開腔！我兄弟乍着胆子，上前一看，好，白天散工的牲口套在雙鐮上堆着哪，讓風一吹，套板一打鐵鐮，可不跟搬開一樣嗎？

乙：呵，真吓人！

甲：等沉了會兒，院裏還是響。

乙：得啦，睡大覺吧！又是套板打鐮響。

甲：那還行，我兄弟是個青年團員，又是民兵，社裏萬一有個差錯，誰人負責？

乙：也對。

甲：於是我兄弟二次拿槍，又看雙鐮犁旁邊站着個人……

乙：噫，又是牲口套。

甲：我兄弟大喊：「誰？」

乙：沒人搭碴。

甲：院裏人答說：「我！」

乙：啊，真有人！

甲：我兄弟問：「你是誰？」那人說：

「剛學會三天半雙鐮犁，連我都不認得啦！」我兄弟這回聽出來啦。

乙：到底是誰？

甲：「老犁張」。他一瞧見我兄弟就帶哭腔了，他顫顫悠悠地說：「大侄子，我想了一整天，要想把我這『老犁張』

的名字再豎起來，非學會這張雙鐮犁不行啊！」

乙：你兄弟準不教。

甲：那哪能夠。我兄弟急忙說：「『老犁張』大爺，我現在就教給您，這沒三天力巴。」

乙：一晚上就學會啦？

甲：那可不！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

乙：對，對，對。

甲：一晚上「老犁張」學了個通熟。第二天早晨起來，我兄弟就把這事報告我了。我馬上讓我兄弟轉達「老犁張」，就說社裏再買雙鐮犁決定讓他操作。乙：嘿，「老犁張」這回可要變成「新犁張」啦！

甲：今天吃完早飯的時候，我告訴「老犁

張」我今天就去城裏買雙輪雙鐮犁去，你猜「老犁張」怎麼着？

乙：怎麼着？

甲：他感動的都快哭了，順兜裏哆哆嗦嗦掏出三條紅條來，原來是一副對聯！

乙：老頭子也要給新雙鐮犁貼對子？

甲：對啦，「老犁張」打開上聯，我一看：「以實際行動擁護人民憲法」。

乙：下聯？

甲：「用耕好秋地支援解放台灣」。橫批：

乙：「任人難追」！（搶說）

甲：不對！

乙：寫的什麼呀？

甲：也是紅地黑色四大字：「追上了它」！

乙：呵！還沒忘「追」哪！